

英国经济近期增速放缓原因简析

刘猛

2018年年初以来,受外部因素以及结构性问题影响,英国经济增长乏力,下行压力加大。现对英国经济增速放缓表现及原因分析如下,供参考。

英国经济近期增速放缓表现

2018年以来,英国经济延续了“脱欧”公投以来的“颓势”,仍未出现好转迹象,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:

一是经济增长趋于停滞。受天气回暖、皇家婚礼等短期因素影响,英国经济增速二季度有所抬头,环比增长0.4%,但6月份GDP仅环比增长0.1%,显示出经济持续增长动能缺失。2018年上半年英国经济环比增长0.6%,延续了自2014年下半年以来放

缓势头,经济增速仍低于金融危机前水平。在此背景下,英国2018年全年经济增长1.4%,为1962年以来除金融危机年份外最低增长水平。

二是经济增长动力不足。首先,家庭消费支出增速仅维持在较低水平,投资持续下滑,内需不振,未对经济增长起到支撑作用。四季度企业投资环比下降0.9%,连续四个季度出现季环比下跌,为自2008年来首次。固定资本形成总额(GFCF)环比下降0.6%,内需对英经济增长贡献微弱。其次,外需疲软对经济增长构成拖累。由于出口几无增长,进口大幅上升,英国四季度商品贸易赤字增至367亿英镑,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下降。作为外向型经济,出口疲软导致赤字

扩大,也使国内工业生产遭受打击。2018年年初以来,英制造业指数呈下降趋势,2018年四季度制造业指数仍低于2008年一季度2.7个百分点。作为英国经济第三大支柱,制造业生产下降制约了经济增长。

英国经济增速放缓主要原因

(一)劳动生产率下滑抑制了经济增长潜力。劳动生产率困境为制约英国经济复苏的根本因素。一方面,劳动力短缺问题凸显,经济增长面临要素供给冲击。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高达18.5%,劳动力有效供给不足。随着英“脱欧”问题持续发酵,来自欧盟的劳动者大幅减少,进一步恶化了劳动力短缺状况。英央行报告显

业,对合作创业的团队给予必要优惠和同等优先的扶持。三是让两地进行更加紧密的连接,让台湾的高技术创业者来北京创业。

(三)发挥中介机构作用。行业协会、产业联盟等科技中介服务机构对加强创新机构之间联系、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具有重要作用。通过提升行业协会治理能力、建立两地行业协会交流合作的制度化平台、放宽政策鼓励台湾行业协会来北京设立分支机构等措施,充分挖掘和发挥行业协会的产

业和人才集聚效应。结合两地产业发展基础和方向,以物联网、云计算、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产业为重点,以行业内领先企业或行业协会为主导,整合相关企业、大学、研究机构和其他相关组织参与,形成关系更加紧密的产业联盟。

(四)完善政策配套措施。中央对高端产业发展非常重视,不断有新的政策出台,对台政策也不断调整。北京应把握好这些新的政策并制定相关配套措施,让政策能够在北京落地实

施,尤其是具有实际可操作性、真正有效的政策落到实处,如创新基金、高新技术企业申报、进京指标等。对一些已经出台的财税优惠政策,要扩大传播范围,简化申请程序。此外,制定和落实相关奖励和保护政策,尤其对知识产权法律权益加强保护,同时扶持台商专利与生产力的及时转化,提高专利利用率。■

(作者单位:北京市电子科技情报研究所)

责任编辑 雷艳

示, 2017 三季度至 2018 年三季度, 在英工作欧盟公民数量减少 13.2 万人, 预计 2021 年英国净移民数量将降至 18.8 万人。随着移民减少以及婴儿潮一代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, 英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, 劳动力供应紧张状况逐渐加剧, 企业生产面临用工荒困境, 农业、旅游业、制造业等都因此而承受打击。另一方面, 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, 抑制了经济增长潜力。2008 年以来, 英国劳动生产率几无增长, 且仍低于潜在水平。欧盟移民工作技能和就业率普遍较高, 移民减少将加剧英劳动生产率增长困境。IMF 分析人士认为, 净移民下降 50% 将导致英劳动生产率水平下降 0.3 个百分点, 引起经济产出下滑。预计至 2030 年, 在英欧缔结 FTA 和按 WTO 规则开展贸易情景下, 欧盟移民减少将分别削减英经济产出水平 0.6% 和 1%, 人均 GDP 相应降低。

(二) “脱欧” 不确定性影响内需提振。英 “脱欧” 不确定性抑制了企业投资积极性和消费增长, 遏制了经济增长内生动力, 为经济下行风险主要原因。一是企业投资萎缩。英民众储蓄率仅为 4% 左右, 储蓄转化为投资的空间有限。出于对 “脱欧” 前景担忧, 国内企业搁置投资计划, 外企也减少了对英投资并将资本和经营业务外移, 其中, 自 2016 年中期至 2018 年三季度, 欧盟企业对英投资下降 11%。英央行报告显示, 与公投前央行最后一次预期相比, 公投以来投资增速累积下降约 18 个百分点。投资低迷导致潜在劳动生产率增速疲软, 经济增长动能受到抑制。二是消费动力不足。“脱欧” 不确定性持续施压英镑汇率, 根据中国央行 2018 年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, 2018



年末, 英镑兑美元汇率较上年末贬值 5.59%。预计 “脱欧” 困境结束前, 英镑汇率将保持跌势。弱英镑再加上能源价格上升, 助推了国内通胀上行。由于居民工资增长缓慢, 高物价稀释了实际收入水平和购买力, 抑制了消费动力。

(三) 欧盟经济放缓加剧外需疲软。2018 年以来, 全球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升温, 欧央行逐渐退出刺激计划, 欧洲地缘政治风险加大, 经济下行风险集聚。受此影响, 欧盟企业和消费者信心下降, 经济增长未能获得充分动能。欧盟四季度 GDP 环比仅增长 0.3%, 增速保持 2016 年四季度以来下行趋势。作为英国第一大贸易伙伴, 欧盟经济放缓导致相关进口需求减弱, 带动英国出口下滑, 外贸赤字逐渐扩大。四季度对欧盟货物贸易赤字环比扩大 16 亿英镑, 为欧盟外贸赤字扩大主因。其中, 对欧盟货物出口环比仅增加 4 千万英镑。欧盟经济放缓直接导致英国外需疲软, 削弱了出口对英国经济增长贡献度。

(四) 美贸易战产生消极影响。特朗普对欧盟、中国等挑起贸易战, 恶化了英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, 产生了一定的负外部性。一方面, 美国为英第一大贸易伙伴国, 其贸易保护主义使英对美货物出口有所减少。例如, 英二季度与欧盟外国家货物贸易赤字扩大了 29 亿英镑, 其中, 对美机械和运输工具等出口环比减少约 10 亿英镑, 为赤字扩大主因。另一方面, 美中贸易战使英相关企业经营受到连带打击。例如, 在应对美贸易战过程中, 中国调整了汽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, 致使消费者推迟汽车消费, 相关英企销售收入减少。例如, 英最大汽车公司捷豹路虎近期报告称, 继对华销售放缓后, 公司三年来首次出现亏损。二季度捷豹路虎总销售额同比下降 6.7%, 税前亏损 2.64 亿英镑。

英国政府主要政策措施

为维持英国经济韧性, 挽救金融危机以来, 尤其是 “脱欧” 背景下经济增长 “颓势”, 英政府出台并逐渐完善财政、货币、产业政策等措施。

一是推行紧缩的财政政策。为促进财政可持续性，英政府推行财政巩固政策，限制债务水平。2017年1月英议会通过预算责任宪章，制定了新财政规则，明确政府将于2022年前尽快实现公共财政平衡目标。为此，2020—2021年间政府拟将经周期调整的赤字率降至GDP2%以下，降低公共部门净债务占GDP比重；控制福利支出上限，削减除国防、教育和卫生外的支出。

二是谨慎收紧货币政策。英“脱欧”公投后不久，为支持经济增长，实现通胀目标，英央行出台货币刺激政策。2016年8月4日央行将基准利率由0.5%下调至0.25%，并引入定期融资计划，以使降息效应传递至企业和家庭。随着经济逐渐走出衰退，央行逐渐收紧货币政策。继2017年11月份开启十年来首次加息后，2018年8月份，英央行将政策利率提高至0.75%，截至目前，英央行维持政策利率0.75%不变，同时维持政府债券和投资级企业债购买规模不变。鉴于中性政策利率约为1.5%，英央行货币政策实际上仍较宽松，将“逐步且有限地”推进加息步伐。然而，若英“硬脱欧”，英央行预计将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。

三是采取积极的产业政策。为提高北部地区生产率，藉以促进全国经济增长，英政府2016年11月发布“北部振兴计划”战略报告，提出本届议会期间拨款130亿英镑投资北部交通基础设施，安排4亿英镑“北部振兴投资基金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等。为振兴“脱欧”后的英国经济，解决劳动生产率低下问题，政府于2017年11月发布“振兴工业新战略”，提出至2027年，将R&D投资占GDP比提高

至2.4%，提高研发费用课税扣除比率至12%；提高国民科学、技术、工程、数学技能，投资1.7亿英镑支持新设科技研究机构等。

几点看法

(一) 英欧、英美关系不确定性对英经济构成挑战。长期以来，英国倚靠欧盟和美国展现出超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，而英欧、英美未来关系不确定性将对英经济稳定增长构成挑战。一是英“脱欧”不确定性下，经济增长持续面临下行风险。目前，英政府内部、政府与民众间就“脱欧”协议仍分歧严重，无协议“脱欧”风险越来越大。英贸易大臣福克斯预计“硬脱欧”概率高达60%，财长哈蒙德预计未来15年内无协议“脱欧”将使英GDP损失7.7%，额外增加800亿英镑债务负担。二是英美特殊关系遭遇挑战，经贸前景不容乐观。基于均势战略考虑，“脱欧”后，英急切加强英美关系。但受英实力相对下降、美退出主义及单边主义影响，英美特殊关系受到挑战。特朗普甚至威胁“软脱欧”方案或使英美无法达成自由贸易协议。随着欧日、美日甚至美欧自由贸易程度逐步加深，贸易转移效应将恶化英外贸状况，使其经济利益受损。

(二) 中长期看，结构性问题仍将制约英国经济增长。2008年以来，英劳动生产率始终未能重返危机前水平，生产率低限制了财政扩张能力，并将抑制英国长期经济增速。英总体财政赤字仍较高且持续攀升，截至2018年7月底英公共部门净债务占GDP比重已高达84.3%，远超欧盟预警线，财政政策空间有限。在此背景下，产业战略目标恐难以实现。如英

国大学与学院工会表示，投资1.7亿英镑新设科研机构相当于“沧海一粟”；由于投资不足，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升级改造困难重重。鉴于英劳动生产率仍在下滑、就业不充分、工资增长疲软，紧缩性货币政策将助推家庭和企业融资成本，进一步遏制内需，抑制经济增长。因此，中长期看，英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仍较大。英政府亟待通过深化结构性改革，提高劳动生产率，为经济增长筑牢基础。

(三) 中英经贸合作可望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。中英政治互信总体保持稳定，但双边经贸合作潜力仍有待挖掘。2015年以来，中英经贸合作无显著进展。中国2016年对英投资流量占对欧投资流量比重降至13.8%；2018年中英双边货物贸易额821亿美元，较2015年下降约9.8%，占英国外贸比重降至7.2%，中英“黄金时代”发展成色不足。中英产业优势高度互补，后“脱欧”时代经贸合作大有可为。我国应推动英方政治上摒弃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，经济上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限制，协力推进中英FTA尽快落地，以经贸合作打造经济新增长点。借助中英双边投资基金，以实际项目助推第三方市场合作，推进“全球化英国”与“一带一路”战略对接。同时，作为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捍卫者，中英可找到更多的共同点，携手应对贸易保护主义，推动WTO机构改革以及上诉机构正常运转，促进争端解决机制发挥效力，切实维护以WTO为基础的多边贸易机制。同时，中英加强在G20、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下的协同配合，共同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。□

(作者单位：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)

责任编辑 张敏